

# 跟所有人保持距离

□罗望子



## 坐井观天

◇活在小县城,绝对绕不开魏建功、蒋和森。你可以不知道魏建功,但你一定是伴随《新华字典》长大的。很不巧的是,那就是魏老先生的编著。首选魏老,是因为他出生在西场。西场不仅仅养出了搞评论的汪政、吴义勤,搞小说的鲁羊,写诗的小海,也曾是我所在乡镇的区公所。我第一次出门远行,是在小学六年级,到西场中学参加小学生作文比赛。现在我还经常去西场走走。西场中学撤并了,只留存着大门上文物般的校名。

书写魏建功的勇气来自我对国产传记一直不满意,中国的传记文学不是在还原人物,而是在虚拟人物。传记书写者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觉得,能够立传的人,应该是值得歌颂的人。这些被歌颂的人根本没有七情六欲,他们是些被抽空的人。不过我也担心力有未逮。我怕做功课。传记文学同样需要行走,访问,田野式的调查。

◇雨是夏天的主打曲。也只有在小县城,几乎每一个清晨,都会下一场雨。我必须赶在下雨之前,牵着毛毛出去。甚至在黄昏,我也得做好准备。黄昏的太阳雨,天空越下越明亮,就是没了彩虹。

◇遥远的澳洲,一条四米长的大白鲨吞食海狮窒息而死。很多人看到他沿着海岸线,来回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报道提供了大量现场图片,大白鲨显得极为痛苦,令人为之惋惜甚至心疼。然而,同样窒息而死的还有横梗于大白鲨食管里的强壮海狮。我们看不见他的痛苦与挣

扎,于是自动忽略了为之心碎的黯然神伤。

◇昨晚喝酒,谈得最多的是马航被击落的飞机。298人全部丧生。凶手到底是谁,推来敲去,没有结果。一个女孩微笑着说,我还以为这架飞机,就是那架失联飞机呢。一个中年人笑着接口道,我也是以为是的呢。她们为什么这么“以为”?现在想来,她们更不应该“笑着”说。那么,她们“以为”时,应该沉痛万分吗。笑,并不代表她们的道德倾向就有问题,也不能说明她们麻木了。我相信,她们当时的笑,只是渴望交流的附属性号。那我怎么还越想越不舒服的呢。

◇我爱小县城,不仅仅因为给我提供了存活的居所,而且让我有了沉思默想的僻静之地。我爱他的长处,也爱他的短处。我是地地道道的小县城人。

◇当我老了,我要追着每个人说话,(表明我有川流不息的记忆和层出不穷的想法)。当我老了,我不要和任何人说话,(我不想别人敷衍我厌烦我)。当我老了,我要对着镜子里的那个老人说话,(我要告诉他),你很年轻,你有使不完的劲。现在,(我不年轻了,也还不算老),我要么和毛毛说话,要么和我的故事里的人说话,要不,干脆就对着泰宁桥下水中的倒影说话吧。其实我想说的是,从现在起,我要跟所有的人保持距离。

◇路遇一个诗人,他来自里下河,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任职。里下河诗人摇下车窗对我说:一个故步自封的社会总是要求整齐划一的行动,那些特例的存在让人恐慌,仿佛时刻在宣判现行规则的失效。说完,不待我有所反应,便关上窗户,油门一踩穿过去了。

◇周末下乡。父亲穿着我们给他买的大裤衩,光着上身。他告诉我,大姐刚走。大姐

我爱小县城,不仅仅因为给我提供了存活的居所,而且让我有了沉思默想的僻静之地。我爱他的长处,也爱他的短处。

昨天晚上过了一宿。大姐来是给她婆婆看灵果儿(神婆)的。父亲坐着大姐的电瓶车,到那等了几个时辰,才轮到他们。但父亲显得很高兴,因为他看到了我母亲,母亲还和他说了话。母亲在那边也很高兴,因为她有了和父亲说话的机会,借助灵果之口。这让我想起我正在读的叶芝作品《凯尔特的薄暮》,殷果寄来的译作。在这本书里,叶芝记写了很多乡村鬼魂,他们四处游荡,让人心怀恐惧,也为之安详,和咱们这里的鬼魂完全不同。首先,咱们的灵果总是在邻村,所有的灵果都住在一起二三里或者十二三里的烟村,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灵果死了或者被破了法,马上又会有后来者承接。其次,鬼魂总是附体在灵果身上,才能和你说话。灵果就是阴阳两界的交通员。还有就是,鬼魂总是在生者梦中显现。父亲就告诉过我,有一天夜里,母亲把一只饭盒在地上弄得团团转,那是她在世送肚肠汤给她喝时用的。还有一次,母亲把房门打开了,站在他的床边叹息。

我在梦中也遇见过母亲。我饿了。母亲刚收工回来,在锅台边忙碌着。我哭着,扯着她的衣角。我只要一哭,母亲总能找到好吃的让我先垫垫肚子。我不相信鬼魂之说,但我想念母亲。梦中的母亲总是温柔的,疲惫的脸上泛着笑容。那天夜里我的哭泣,被妻子拉醒了。她说,遇见刚离世的人不吉利。她打小生长在小县城,从没离开过。看来,小县城和乡下的风俗还是有别的。也有可能原因在于,母亲离世前,是我给她擦拭身体的。我在母亲怀里一直睡到十多岁,而我十六岁就高中毕业了。不管怎么说,一个人怎么可能可能会害怕母亲的到来呢。

◇和毛毛整天蛰伏在书房里,我就像一个速冻在冰柜里的人。打开房门,热浪滚滚,毛毛隔着门缝张望着。也许在它的眼中,我就是一支一时半会融化不开的雪糕吧。



那么舒服的苍穹,看起来空无一物,却常常云来云往,夜夜星罗棋布。

## 捕鱼者说

□江徐

### 坐看苍苔

晨风微凉,吹到脸上的时候,好似一些久远而忧伤的记忆因为时过境迁而开始淡化。

秋天的云很迷人,常常停留在北方的天边,乖巧安分的样子,一朵与另一朵的间距显得恰到好处,相安无事着。吹着风,望着云,不由想起小时候,秋天,跟随大人下地,田平阔,风静静地拂着,几棵残存的芦稷在风里摇曳。小人儿独自坐在矮凳上,凝思,吹风,看天。

清晨,两位大爷在河边捕鱼。他一匹很小的丝网,两根细竹竿,就可以开工了。一只狗跟在边上旁观。它有一只眼睛坏了,也许是天生的,看起来像蓝色的玻璃弹珠。

他俩手里忙活,嘴上也没闲着。听上了年纪的人讲话,不时迸出一两句方言俚语,或者平实如泥的话,很有韵味。其中一位大爷说:“退休了就是死。”另一位大爷表示反对:“退休了不是死,退休了就是等死。”“等死”二字,加了重音。边上一位看客,中年男子,他觉得有必要纠正两位大爷的消极人生观,开口却显得苍白无力:“哈哈,退休了怎么就成了等死呢?呵呵,退休了,并不是等死……”认为退休了就是等死的大爷反驳:“人老了,不死,难道要活到蜕壳?”当下,彼此无言,捕鱼的捕鱼,看鱼的看鱼。

他的“蜕壳”一说让我想起电影《脱皮爸爸》。吴镇宇扮演父亲,古天乐扮演儿子,父亲已经老态龙钟了。奇迹在于:父亲每隔一段时日就脱一层皮,每脱一层皮,就会年轻几十岁。八十岁、六十岁、四十岁、三十岁……生命一次次倒退的过程中,父子二人一起回望身后走过的路途,慢慢体悟活着的意义。蛇会蜕皮,而人活一辈子,如一趟单程旅程,由不得自己选择,更无法返老还童。

再想想,死,又何尝不是蜕皮?

蜕去日益老化的皮囊,然后获得新生,再次上路。

装备组合完成,捕鱼正式开始。两位大爷各执一根竹竿,撒出网后,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待。玻璃弹珠始终站在边上,观看,一动不动。除了北方天边的云,我还看到头顶的天空,四面八方的天空,它们都呈现纯净的蓝色。这一“发现”让我心里生出淡淡喜悦。我希望自己能够一直以重见光明的那种心态面对天地自然。你想想看,天空原本有可能是红色,也有可能是白色,或者透明,又或者其他光怪陆离的颜色,可最终偏偏是蓝色,令人心旷神怡的蓝色。那么舒服的苍穹,看起来空无一物,却常常云来云往,夜夜星罗棋布。

起网。一无所获。一位大爷哈哈大笑。上了年纪的人,很难声如洪钟,但那笑声听起来发自肺腑。玻璃弹珠甩了甩尾巴。他俩沿着河边向东挪了一段路,玻璃弹珠紧随其后。

第二次撒网。第二次等待。玻璃弹珠忠诚地站在边上,一动不动。起网时有了收获:一根木棍、几丝水草。那位大爷再次哈哈大笑,像把之前笑声复制过来一样。玻璃弹珠甩了甩尾巴,也像把之前动作复制过来一样。两位大爷不甘心,再次端起网,又向东挪了一段路,玻璃弹珠依然跟随他俩。双手别在腰后的中年男子看厌了,转身离岸,甩下一句:“又弄不到鱼,有啥看头?”

大爷的笑声让我想起古代一位禅师的诗句:“夜深水静鱼不食,满船空载明月归。”得失相对,空色不二,荣辱一体,福祸相依。世界就是这样。究竟怎样,终究看个人的心态。世间万象,全凭己心所造。“心地上无风浪,随在皆青山绿水;性天中有化育,触处见鱼跃鸢飞。”乐观地去想,世间没有一桩事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更乐观地去想,世间哪有一桩事,到来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如果奔着鱼而渔,难免会因为“船空”心生失落。如果掉得伤心,乘兴而来,随兴而归,假若未得鱼,收获就在一船明月,照样满心欢喜。那位哈哈而笑的大爷,没有捕到鱼,但捕到了和鱼一样美味的东西。

真正的大善是为了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为了人民谋取幸福而抛家舍业,甚至奉献自己的生命。

## “戏说”之一

□杨 谒

### 兼得斋夜话

朋友邀我客串一回启东首届地域知识大赛点评嘉宾,没有旁人的时候我对他说:“你要我谈的那些问题,很多不是我专业的,如今在台上需要装出很专业的样子,多难为情!”朋友一边两眼紧盯着手机屏幕,双手不停地操作,一边说:“谁一生下来就是专业的?你那些专业知识还不都是学来的?那些地域知识你现在学不行吗?先学后学不都是学?何况你本身就是启东人。”我无奈以对。

后来客串了三场点评嘉宾,我的点评自然也多“无知者无畏”式的臆测,在他人眼里,或许颇多“戏说”的意味。现整理几则,方便他年回忆。

#### 臆解“大生”

张謇在南通筹办纱厂,厂名“大生”两字来自《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意译成白话:天地最大的恩德是为人类提供了生生不息的环境,让各种生命可以各得其所。也许在一般人的心里,“大生”二字无非就是这样的意思,恕我妄揣,在张謇的心里,“大生”二字的含义或许更为丰富:

大生,有以生命为大之意;

大生,有以生民(百姓)为大之意;

大生,有以改造人之生活环境为大之意。

人的生活有物质和精神之分;有勉强维持温饱与能文明体面地活着之分;有囿于一地以终老与开眼

界、增知识、富思想之分。所以张謇要办工厂、办交通、办水利,要建医院、建博物馆、建学校、建剧场……无非就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悲天悯人。“生”字在沙地方言中有“还没有成熟,还要继续生长”的意思,张謇的新城市、新乡村、新生活理念,就是一从须要接续培育的“理想”之花。他办出版社(翰墨书局),邀请梅兰芳、欧阳予倩来通演出,他筹建戏剧学校——伶工学社,名剧场为“更俗”,就有改造旧风俗,建立新秩序,树立新风尚之意。

#### 慈善和英雄

瞻仰红十二军政委施简烈士纪念馆时,我的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拂之不去的心酸。河水悠悠,绿植掩映,在我眼里全化作伤心的情态与颜色。26岁,多么年轻!要在现在,也许还在学医求学。看他的容颜,坚毅之中分明还有几分稚气。90年前,他的生命定格在闽西。90年后,他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故乡、母亲的怀抱。

烈士施简匆忙而又光辉的一生,唤起我两点感慨:

最大的慈善是什么?

捐出真金白银,捐各类物资,修桥补路,做义工,帮助弱小、贫病,这些善举都值得称颂提倡,值得世人学习效仿。这些还只能算是小善。真正的大善是为了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为了人民谋取幸福而抛家舍业,甚至奉献自己的生命。

关于英雄。

与其说是时世造就了英雄,毋宁说是英雄改变了时世。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怜的,一个不懂得珍惜本民族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需要千千万万个有名的、无名的英雄去共同建设、共同奋斗,披荆斩棘,脚踏实地,无所畏惧,一往无前。

# 魂牵梦绕的思乡情

——马思聪《思乡曲》赏析

□木 火

## 四季乐韵

初次聆听马思聪的《思乡曲》,感觉是那么熟悉,却想不起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过,像是生命最初的啼音,陌生而又熟悉,激奋而又亲切。再听,那轻柔的琴音倏地钻入了灵魂深处,融化成自己的心语,又从自己的内心缓缓流淌出来。恍然间明白了思乡的情愫总是蛰伏在人们的心灵最深处,它会在某一刻借助某一种合适的载体迸发出来。

思乡的情愫总是蛰伏在人们的心灵最深处,它会在某一刻借助某一种合适的载体迸发出来。

和对亲人的眷恋。此时的音乐家马思聪也被徐迟誉为“国宝”。

“在海外,不少华侨听到《思乡曲》时,情不自禁地哭了。……在大陆,这支曲子只能在广大音乐爱好者中间暗中流传。每当我拉《思乡曲》的时候,我就要加上弱音器,或者紧闭着门窗……”20世纪70年代,一群青年音乐爱好者和业余小提琴手,这样偷偷地聆听这首感人肺腑的曲子,隔绝了嘈杂纷乱的时代,沉浸在那纯净美丽的乐声中。此时的马思聪已是“叛国投敌”的罪人。

1990年,台北圆山饭店,被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张学良公开庆祝九十年华诞,大厅里回旋的是《思乡曲》的温婉旋律,张学良潸然泪下,哽咽无语,顿时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此时的马思聪在美国费城的一处墓地里躺了三年,离他魂归故里(骨灰后来安葬于广州白云山下的聚芳园)还有十七年。

“城墙上跑马掉不回那个头,思想起咱们包头,哎哟我就眼儿抖。”《思乡曲》的第一部分引用的是河套民歌爬山调《城墙上跑马》的旋律,由小提琴在中低音区幽幽地奏出,下行的旋律线下行的切分节奏,突出地表现了低沉、哀伤的思乡情。北方的土城墙较窄,在上面跑马只能往前,不能掉转马头回来,这首民歌寄寓着去外乡谋生的乡民们的愁绪。而在马思聪的创作中,却有了更深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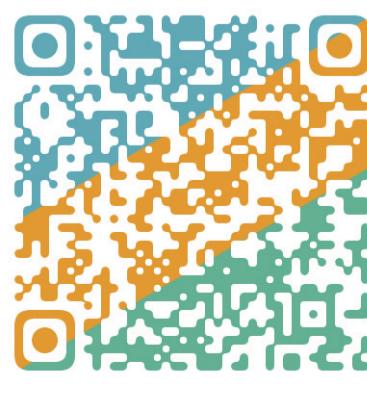
“回来中国久了,与民族的接触由了解而融合,我没有到过绥远,但从绥远的民歌中,我想象塞外的黄沙、胡笳、庙台与群驼的景象。”马思聪用音符把他想象中的塞外大地绘成了一组富有感染力的音响图画,深切地刻画了游子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和对国土沦丧的忧虑之情。

先后于1923年、1931年两次赴法留学,七年的留学生涯使马思聪修炼成了中国小提琴第一人,同时也让思乡的情绪在他的内心发酵,风云激荡的祖国牵动着游子的心。马思联回到了多难的祖国,他要用音乐唤醒民众的思乡情、爱国心。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不堪忍受对他长达数月的残酷批斗、拷打和凌辱,与妻子、次女和儿子逃往香港,避居美国。在美国,他借记者招待会的机会向全世界表明:“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挚爱着我的祖国、我的人民。”

在《思乡曲》完成了整整30年之后,马思聪真正成了思乡之人。身在异国,心却留在了曾给他梦想给他力量也给他磨难的祖国。他说:“祖国不是房子,房子住旧了,住腻了,可以调一间,祖国只有一个。晚年的马思聪谱就了《李白诗六首》《唐诗八首》等作品,他在古诗名句中宣泄着有家难归的悲凉心情。

马思聪逝世后,夫人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了一篇未完成的遗作,标题是《思乡》。马思聪在创作又一首思乡曲中,在对故乡绵绵无绝期的思念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